

## 回首攝影來時路。雲轉風流三十載：陳武雄

摘自：2010 年亞洲錄影世界雜誌 P.167~171

曾經，在風中、在雨中、在豔陽下，  
我們一起追尋，追尋那 捕風追影的快感  
曾經，在高山、在海上、在鄉野中，  
我們一起探索，探索那 茫然不解的片段  
曾經，在畫裡、在框外、在創作上，  
我們一起努力，努力留下 那完美的句點。

台灣電視史上最轟動的長青劇《包青天》，近期重新上映，回首過往許多 5、6 年級生的回憶，無論是《西螺七劍》、《包青天》，甚至 60~70 年代的知名社教節目《追追追》、《跳動 72》都是出自當時華視的資深攝影師之手—陳武雄。

### 掌握貴人 開起攝影大門

1940 年生於雲林馬光。陳武雄在一次偶然拜訪姊夫林鴻鐘拍戲現場的探視中，被拉進了攝影這條不歸路。一開始做的是電影攝影助理，這在當時叫做「跟戲」，一邊負責片廠瑣事，一邊觀察臨摹，經過一段時日的煎熬，才能從二助、大助，最後慢慢坐穩攝影機的位置。

回想起年少的青春歲月，陳武雄笑著說：「我第一部跟的戲是知名導演李嘉老前輩的《貂蟬與呂布》，當時掌鏡前得先磨過四、五年才能出師。用的機子又大又笨，我隨時拿著一個比手掌大的攝影機開關，聽導演口令做切換，還要用老虎鉗裝卸以大螺絲固定的大型鏡頭，換底片也要整個人躲在黑布袋裡。」

早期的電影採「部頭約」，有片子找上門，才湊出一組製作團隊，幾個月拍完後便解散，回家等待下一部戲的通知，工作時間相當不穩定。陳武雄考慮到未來需要養家活口，必須有一份固定的工作，就在姊夫林鴻鐘的介紹下，進入當時赫赫有名的「聯邦電影公司」，跟著中影資深攝影指導華慧英老師學習。雖然不久後陳武雄轉入了電視圈但這段在電影界為時數年的旅行，也讓他眼界大開、功力大增，奠定了往後一輩子對影像藝術的堅持與追求。

憶起過往，陳武雄娓娓道來：「我進聯邦時，華老師恰好在占地 15000 坪的桃園大湳片廠，大興土木地搭建《俠女》的場景，《俠女》是國際大導演胡金銓繼《龍門客棧》後，與華老師再度合作的古裝武俠大戲，一拍就是三年，也讓我受益匪淺。他們經常趁空檔，給後輩補充電影製作原理、鏡頭移動技巧。胡導演對創作非常執著，相當講究光影藝術，沒有太陽不拍，沒有反差不拍，給了我們很大的啟發。」

而這真善美精神結出的果實也豐碩非常，最後《俠女》獲得第 10 屆金馬獎最佳導演和最佳影片，第 28 屆坎城影展法國電影最高技術成就獎。1970 年，陳武雄也在華慧英老師執導的武俠動作片《刺蠻王》，完成第一次掌鏡 35mm 長片的初體驗，之後又和蔣超前輩共同拍了《大地牛郎》。

### 恩師華慧英 帶頭跨行電視圈

民國 60 年臺灣電影與電視正好分別經歷了大小事，從香港「劦氏電影」的作品成了臺灣電影播放的代名詞、台視閩南語布袋戲《雲州大儒俠》風靡全台等，

是年恰好國防部跟教育部未了推廣空中教育，合力把「老三台」的最後一座棚子搭建起來，創立了華視，也從中影挖了不少有經驗的員工來當作骨架。面對外在環境的嚴峻，踏入而立之年的陳武雄，也在華老師的引薦下，轉任華視外景攝影，當時華老師擔任華視節目部電影組組長，李嘉導演則擔任導播組組長。外景攝影，顧名思義就是攝影棚外頭的通通規他們管，可以說包山包海，而他們確實也要上山下海。陳武雄表示，像古裝劇中的武打動作，由於空間限制，通常都不會在棚內拍，劇情只要演到主角一個大轉身往窗外翻去的鏡頭，接續下來就是準備出任務的時刻了。通常上頭撥一筆工作經費下來，三天後，外景團隊自己動腦筋把 20 分鐘的帶子生回去。由於幾乎每個節目都需要一段壯闊的場景，增添畫面多樣性，因此開台之初作品零碎，稱不上有一個屬於自己的完全節目，這情形持續到三年之後的社教節目《追追追》，才有所轉變。

《追追追》是 60 年代知名報導節目，無所不拍、無所不追，深受輿論重視。多年後，回想起印象中深刻的一次出訪，仍讓陳武雄心有餘悸：「有一次中發生大爆炸，死了十個人，警察外面圍一圈，阿兵哥在裡面挖遺體在裡面挖遺體，我們負責攝影。那時清泉崗空軍基地駐紮很多打越戰休假的美國大兵也來幫忙，國軍用鏟子，他們則是徒手挖。我從後門進去，拿著攝影機，專心的拍他們，一陣子之後他們越挖躍近，挖到我腳邊，撿起一個白白小小的東西，其實我一進來眼角餘光有掃到，原本以為是洋娃娃，沒在意，等到他們拿起來我才仔細一看，原來是一個小孩子的頭！哀呀，我的老天爺！這一幕我到現在都還有印象。」

### 追求「光與影」的藝術

生產電視節目，就是在跟時間賽跑，因此很難如同電影般精緻。在外景攝影棚內打滾多年的陳武雄點出兩者的重要關鍵差別：「光線」。江湖上流傳著一句話：「不懂光的攝影師只是兩光的攝影師」。如果想要提著鏡頭暢通無阻的悠遊各地，就必須學會跟陽光打交道、和陰影套交情。

陳武雄分析道：「攝影棚是四面封閉的黑盒子，光源通通人工製造。大炮(腳架筒)跟照妖鏡(攝影機)，也擺在定點。在戶外則不同，大自然本身就會不斷的製造問題讓人心煩，每一段場景，陽光的方向、角度都持續變化，必須隨時調整構圖。雲雨的厚薄也會感染畫面色澤，軌道怎麼架、鏡頭用多快速度推，都要考慮進來做統整安排。」在不知不覺的日常累積中，環境就會逼迫人們更了解手中的利器，來跟大自然協調、溝通。

他舉出實例：「有演員常常抱怨電子攝影機拍出來太醜，這是因為『不定點』的陽光太強，電子攝影機又很靈敏如果攝影師沒妥善處理『光』，就會產生問題；其實遇到這種情形，只要不去拍特寫，或加上柔光鏡即可解決。最大困難是中午時段的頂光，會出現難看的『三點光』即額頭、顴角、鼻尖上的亮點，這就只能擋掉直射的太陽光，重新以反光板賦予光的再造。」

孕育出陳武雄有獨有的攝影技巧與美學的原因，除了多年的經驗與嘗試外，也許可以歸功於他年輕時期的電影洗禮。「電影手法」在電視節目製作上，被視為一種特殊的拍攝手段，也許在綜藝歌唱節目的表演、運動節目的競賽，這些難以預測的場面，使用三機以上的錄影作業的確便於捕捉鏡頭，但對於戲劇節目類來說，單機攝影可免於遷就三機間相互的位置關係，在運鏡角度變化、光影掌握上，較為靈活、講究。

對於一生專精挑戰「光與影」美學的陳武雄，真正讓他嚐到成功的果實，莫過

在 1977 年的當紅連續劇《紅樓夢》，對於將古典文學搬到螢幕上，讓不少人為之瘋狂，亦在當年入圍金鐘獎優良燈光獎，對於他一生在影視製作的成就給與了莫大的肯定。

### 藏在畫面背後的汗水

當歌唱專輯以及旅遊節目的熱潮興起後，附屬於電視台的攝影師也要把旅行地圖往外攤開，這段時期光是亞洲陳武雄就跑了好幾輪。而且由於華視與軍方的親近關係，連一般人難以一窺究竟的軍事禁地，他也七進七出。

民國 77 年紀念 823 炮戰的連續劇《走過從前》，外景攝影親赴金門、澎湖等前線實地拍攝「烈日、爆破、搶灘」。陳武雄回憶道：「為了不漏失爆破的精采鏡頭，我們經常出動二到三機同時捕捉，化妝師也在演員身上塗抹剪貼、倒上血漿、製造肚破血流的驚人效果。每一個畫面都隱藏著我們的血汗精力，有一次折騰到半夜，忽然又臨時通知我明天清晨六點到屏東集合！原來為了轉播軍事演習，必須臨時加機位，我也只好搭夜車半夜衝下去。」

### 棚內點滴在心頭

在外打拚 22 年，民國 82 年陳武雄轉任華視內勤，負責指導工程部門。棚內最需要面對的挑戰就是一連串的溝通協調，把大小不一的攝影棚依據規模分配給各類型節目。陳武雄強調，一般人在電視機看起來很自然、平常的事，其實都需要耗費大量人力、金錢加工完成。節目開播前導播組、美術組的頭頭就要緊鑼密鼓的籌備，依預算決定用舊景拼貼或組裝新布景，接著才輪到美術組的木工班、油漆班動工。

每場戲拍攝前都須詳加計畫場景的數量與擺放方式，搭景班最早，五點上工下舊景上新景，道具組再把攝影機、收音機設備安裝好，接下來才輪到演員登台。以前無線三台還有自己的樂隊，現在則採用電子合成混音後製居多，要不然現場元素越雜，越難以控制，時間一拖長，又會耽擱到下一檔節目的錄製。

### 退而不休 引領後輩晚生

調回內勤後，除了工程部門，華視教學中心不時也見得到陳武雄來幫忙的身影，而這一幫就是 25 個年頭，道現在就算名義上退休了，華視仍屢屢徵招退役多年的陳師父披甲上陣，教導專業課程，繼續貢獻他不可取代的專長。

陳武雄分享道：「教學是一項浩大的工程，每一次面對不同的群體，要因材施教才能讓眾人滿載而歸，夾在老手與菜鳥之間，如何抓到一個平衡點，不失趣味又不會流於談笑，就考驗著主講人的功力了。」在電子攝影機剛面世的時候，阿拉伯電視台曾派一團拍攝皇室活動的攝影師到華視學習，長官指派陳武雄去幫他們上課，結果下午教學到一半時，他們忽然唰一聲通通站起來走到空教室，拿出指南針，開始面朝聖地祈禱，不了解伊斯蘭教習俗的陳武雄因此嚇了一大跳。

### 用生命說故事 品嘗挑戰的甘甜

民國 89 年陳武雄滿 60 歲，從華視退下來。但他並沒有停止影像生涯，反而更自由的創作，開始幫政府部門拍片，如退輔會《榮民口述歷史》紀錄片、農委會 WTO 宣導片。也去各大專院校做實務教學以及受邀評審攝影作品。

在訪談即將結束之時，陳武雄用他的人生經驗勉勵有志於此的莘莘學子：「回顧一路走來的數十寒暑，真的是無役不與，無論是社教、新聞、綜藝、戲劇、

MTV、廣告片工商簡報片都拍過，雖然過程酸甜苦辣、五味雜陳，但是也令人回味無窮。我想不管這幾十年製播設備如何演變，影像的本質是不會變的，只要在每一次的變革中願意接受新挑戰，那不論旁人看來多苦澀的工作，都能在一次次咬牙中，品嚐其中滲透的甘甜。」